

# 卷一

書名 肉蒲團二十回 寶永二年江戸青心閣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一  
 内容分類 集-小説-章回小説-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説-95  
 編號 D865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説-9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肉蒲團二十回 寶永二年江戸青心閣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一

## 第一回

止滯風借滯事說法 談色事就色慾閑端

詞曰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

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王孫

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藥 世間真樂地暮來算本

數房中不比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燕酣眠

怕響晨鐘掙眼看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

首詞名曰滿庭芳單說人生在世朝勞苦事

沒有一毫受用處還虧那太古之世閑天闢地的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一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事說法 談色事就色慾開端

詞曰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  
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王孫  
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藥 世間真樂地暮來算本  
還數房中不比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燕耐眠  
處怕響晨鐘掙眼看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詞名曰滿庭芳單說人生在世朝之勞苦事  
愁煩沒有一毫受用處還虧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

肉蒲團卷之一

玉倫書



聖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與人息勞苦解愁煩不至十分憔悴。照拘儒說來，婦人腰下之物，乃生機之門。死我戶。據達者看來，人生在世，若沒有這件東西，只怕頭髮還早白幾年。壽筭還畧少幾歲。不信，但看世間的和尚，有幾人四五十歲頭髮不白的？有幾個七八十歲肉身不倒的？或者說，和尚雖然出家，一般也有本路，或偷婦人或狎徒弟也，與俗人一般。不能保元固本，所以沒壽。這等請着京裡的太監，不但偷婦人，不狎徒弟。連那偷婦人狎徒弟的器械都沒有了。論理就該少嫩。一生活幾百歲，總是為何？面上的皺紋比別人多。

些頭上的白髮，比別人早些。名為公實像。漢京師之內，只有掛長壽匾額的平人，沒有起百歲牌坊的。內相可見女色二字。原于人無損，只因本州綱目上面不曾載得這一味，所以沒有一定的註解。有說他是養人的，有說他是害人物。若照這等比驗起來，不但還是養人的物事，他的藥性，與人參附子相同，而亦交相為用。只是一件人參附子，雖是大補之物，只宜長服，不宜多服。只可當藥，不可當飯。若還不論分兩，不拘時度，飽吃下，太一般也會傷人。女色的利害，與此一般。長服則有陰陽交濟之功。多服則有水火相剋之弊。當藥則有寬



中解鬱之樂。當飯則有傷精耗血之憂。世上之人若曉  
得把女色當藥。不可太疎。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  
可酷好。未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毒也。胡為懼  
之。既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飯也。胡為溺之。如  
此。則陽不亢。陰不鬱。豈不有益于人哉。只是下件這種  
藥性。與人參附子件。相同。只有出產之處。與取用之  
法。又有些相反。服藥者不可不知。人參附子是道地者  
佳。土產者服之無益。女色倒是土產者佳。道地者不惟  
無益。且能傷人。何謂土產。何謂道地。自家的妻妾不用  
遠求。不消錢買。隨手拈來。就是此之謂。土產任我橫睡。

沒有阻撓。隨他敲門。不擔驚恐。既無傷于元氣。且有益  
于宗桃。交感一番。渾身通泰。豈不謂之養人。艷色出于  
朱門。嬌粧必須。綉戶家雞。味淡不如野鶩。新鮮舊婦色  
衰。爭似閨雛。少艾之謂道地。若是此等婦人。眠思夢  
想。務求必得。初以情挑。繼將物贈。或踰牆而赴約。或鑽  
穴而言私。饒伊色膽如天。到底驚魂似鼠。雖無誰見。似  
有人來。風流汗少。而恐懼汗多。兒女情長。而英雄氣短。  
試身不測之淵。立構非常之禍。暗傷陰德。顯犯明條。身  
被殺矣。既無償命之人。妻尚存。分猶有。失節之婦。種  
利害。慘不可當。可見世上人。于女色二字。斷不可舍。



近而求遠，厭舊而求新。做這部小說的人，原具一片婆  
 心，要為世人說法，勸人窒慾，不是勸人縱慾。為人秘淫，  
 不是為人宣淫。看官們不可認錯他的主意。既是要使  
 人遏淫窒慾，為甚麼不著一部道學之書，維持風化，却  
 做起風流小說來？看官有所不知，凡移風易俗之法，要因  
 其勢而利導之。則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讀聖經賢  
 傳，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裡面又厭聞忠孝節  
 義之事，喜看淫邪誕妄之書。風俗至今，日可謂靡蕩極  
 矣。若還著一部道學之書，勸人為善，莫說要使世上人  
 將銀買了，吝者就如好善之家，施捨經藏的，刊刻成書，

裝釘成套，賠了帖子送他。不是拆了塞甕，就是扯了  
 吃烟。那裡肯把眼睛去看不如就，就把色慾之事，去  
 款動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時，忽然下幾句針砭之  
 語，使他瞿然歎息道：「女色之可好如此，豈可不留行樂  
 之身，常遠受用，而為牡丹花下之鬼，務虛名，而太實際  
 乎？」又等他看到明彰報應之處，輕下「一點化之言」  
 使他幡然大悟道：「淫之必報如此，豈可不留妻妾之  
 身，自家受用，而為隋珠彈雀之事，借虛錢，而還寔債乎。  
 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然夫愛其妻，  
 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謂就事論事，以



久治人之法。不但做裨官野史之人當用此術。就是經書上的聖賢亦先有行之者。不信。但看戰國之時。孟子對齊宣王稱說王政。那宣王是聲色貨利中人。王政非其所好。只隨口贊一句道。善哉言乎。孟子道。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宣王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就把公劉好貨一段太引進他。宣王又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說到這一句。已甘心做禁紂之君。只當寫个不行。王政的回帖了。若把个道學先生就要正顏厲色規諫他。色荒之事。從古帝王具有規箴。庶人好色則亡身。大夫好色則失位。諸侯好色則失國。天子好色則亡天下。宣

王若聞此言。就使口中不說。心上畢竟回覆道。這等寡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用先生不着了。誰想孟子却不如此。反把大王好色一段風流佳話。太勾住他。使他聽得興致勃然。住手不得。想太王在走馬避難之時。尚且帶着姜女。則其生平好色。一刻離不得婦人。可知如此。淫蕩之君。豈有不喪身亡國之理。他却有个好色之法。使一國的男子都帶着婦人避難。太王與姜女行樂之時。一國的男子婦人。也在那邊行樂。這便是陽春有脚。天地無私的主化了。誰人不感頌他。還敢道他的不是。宣王聽到此處。自然心安逸肯。太王行王政。不復再推寡



人有疾矣。做這部小說的人。得力就在于此。但願普天下  
 下的看官。買本當經史讀。不可作小說觀。凡遇叫看官  
 處。不是針砭之語。就是點化之言。須要留心體認。其中  
 形容交媾之情。摹寫房幃之樂。不無近于淫褻。總是要  
 引人看到收場處。終知結果。識警戒。不然就是一部撒  
 攬書。後來縱有回味。其如入口酸齆。人不肯咀嚙。何我  
 這番形容摹寫之詞。只當把肉裹着撒攬。引他吃到  
 回味處也。莫厭攤頭絮繁。本事。下回便見。

第二回

老頭陀空張皮布袋 小居士受坐肉蒲團

說話元朝致和年間。括蒼山中。有一個頭陀。法名正一。  
 道號孤峯。他原是處州郡學一個有名諸生。只因性帶  
 善根。當其在襁褓之中。不住的呬々唔々。就像學生背  
 書一般。父母不解其故。有個行脚僧。上門抄化。見了髮  
 抱在手中。似啼非啼。似笑非笑。僧人聽之。說他念的是  
 楞嚴大藏真經。父子乃高僧轉世。就回他父母。乞為弟  
 子。父母以為效言不信。大來教他讀書。過目成誦。但功  
 名之事。非其所願。屢次棄儒學佛。被父母痛懲而止。不  
 得已出來。應試垂髫。就入泮。入泮就幫補。及至父母亡  
 後。他待三年。服闋。將萬金家產。盡散與族人。自己縫一



個大皮袋盛了木魚經藏等物。落去頭髮。竟入山修行。知道者稱為孤峯長老。不知道的只叫他做皮布袋和尚。與衆僧不同。不但酒肉淫邪之事戒得甚堅。就干僧家本等事業之中。也有三戒。那三戒是不募緣。不講經。不住名山。人問他為甚麼。不募緣。他道學佛之事。大抵要從苦行入門。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使飢寒之慮。日迫。飢寒之慮。日迫。則滛慾之念不生。滛慾之念不生。則穢濁日去。清淨日來。久之自然成佛。若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終日靠着施主。拿來供養。腹飽則思閒步。體煖則爰安眠。閒步而見可欲。安眠即成夢想。無論學佛不

成。種。落。地。獄。之。事。不。求。而。自。至。矣。我。所。以。自。食。其。力。戒。不。募。緣。人。問。他。為。甚。麼。不。講。經。他。道。經。藏。上。的。言。語。是。佛。菩。薩。說。出。來。的。除。非。是。佛。菩。薩。總。解。得。出。其。餘。俗。口。講。經。猶。如。癡。人。說。夢。昔。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夫。以。中。國。之。人。讀。中。國。之。書。尚。且。不。敢。求。其。甚。解。况。以。中。國。之。人。讀。外。國。之。書。而。再。妄。加。翻。譯。乎。我。不。敢。求。為。佛。菩。薩。之。功。臣。但。免。為。佛。菩。薩。之。罪。人。而。已。以。此。知。愚。守。拙。戒。不。講。經。人。又。問。何。不。住。名。山。他。道。修。行。之。人。須。要。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天。下。可。欲。之。事。不。獨。聲。色。貨。利。就。是。適。體。之。清。風。娛。情。之。皎。月。悅。耳。之。禽。鳥。可。口。之。薇。蕨。一



切可愛可戀者。皆是可欲。一居勝地。便有山靈水怪。引我尋詩。月妙風姨。攬人入定。所以入名山讀書者。學業不成。入名山學道者。名根難淨。況且那一處名山。沒有燒香的女子。隨喜的仕官。月明翠柳之事。乃前車也。我所以撇了名利。來往荒山。不過要使耳自之前無可沾帶的意思。問者深服其言。以為從古高僧所未發。他因有此三戒。不求名。而名日彰。遠近之人。發心歸依者甚衆。他却不肯輕收弟子。要察他果有善根。絕無塵念者。方纔剃度。畧有一毫信。不過便拒絕不收。所以出家多年。徒弟甚少。獨自一個。在山澗之旁。構幾間茅屋。耕田

而食。汲泉而飲。一日秋風蕭瑟。木脫蟲吟。和尚清晨起來。掃了門前落葉。換了佛前淨水。裝香已畢。放下蒲團。就在中堂打坐。忽有一少年書生。帶兩個家僮。走進門來。那書生的儀表。生得神如秋水。態若春雲。一對眼睛。比他人更覺異樣光焰。大約不喜正觀。偏思邪視。別處用不着。惟有偷看女子。極是專門。他又不消近身。隨你隔幾十丈遠。只消把眼光一瞬。便知好醜。遇着好的。就把眼色一丟。那婦人若是正氣的。低頭而過。不看到他。臉上來這眼色。就丟在空處了。若是婦人共他一樣。毛病的這邊丟去。那邊丟來。眼角上遞了情書。就開交不



得了。所以不論男子婦人。但生一種。眼睛就不是吉祥之兆。喪名敗節皆由于此。看官們的尊自。若有類此的。不可不慎。彼時這書生走進來。對佛像拜了四拜。對和尚也拜了四拜。起來立在旁邊。和尚起先在入定之時。不便回禮。宜待完了工課。方纔走下蒲團也。深了。四拜叙坐已定。就問其姓名。書生道：弟子乃遠方之人。遊蕩浙中。別號未央生。聞得師父乃一代高僧。西間活佛。故以齋戒前來拜仰。說話你道。那和尚問其姓名。他為何不稱名道姓。却說起別號。來看官要曉得。元末之時。士風詭異。凡是讀書人。不喜稱名道姓。俱以別號

相呼。故此人都別有個表德。有稱為某生。有稱為某子。有稱為某道人。大約少年者稱生。中年者稱子。老年者稱道人。那表德的字眼也。各有取義。或是情之所鍾。或是性之所近。隨取一字。以命名。只要自己明白。不必人人共曉。書生只因性耽女色。不喜日而喜夜。又不喜後半夜。而喜前半夜。見詩經上有夜未央這句。故以斷章取義。名為未央生。當時和尚見他稱譽太過。媿不敢當。回了幾句諛遜的話。其時瓦鐺之中。齋飯已熟。和尚就留他吃了晨齋。兩個對坐談禪。机鋒甚合。原來未央生性極聰明。凡三教九流之書。無不流覽。這禪机裡面別



人千言萬語。泰不透的。他只消和尚提頭一句。就徹底了。然和尚心下暗想道。好個有知識的男子。只怪造物賦形有錯。為何把一副學佛的心胸。配一個作孽的相貌。我看他形容舉止。分明是個大色鬼。若不把他收入皮布袋中。將來必到鑽穴踰牆釀禍。閻闍天地間不知多少婦人。受其塗毒。我今日見了這悖亂之人。而不為衆人弭亂。非慈悲之道也。就對他道。貧僧自出家以來。閱人多矣。那些愚夫愚夫。不肯向善的。固不足道。就是走來參禪的學士。聽法的宰官。也都是些門外漢。能悟禪机者。甚少。誰想居士竟有如許靈明。以此學禪不數

年。可登三昧。人生在世。易得者是形體。難得者是性資。易過者是時光。難過者是劫數。居士帶了作佛的資性。來不可走到鬼魅路上去。何不來此朝氣未散之時。割除愛慾。逃入空門。貧僧雖是俗骨凡胎。猶堪作他山之石。果能發以大願力。註以大因果。百年後上可配享于僧伽。下亦不致聽命于羅刹。居士以為何如。未央生道。弟子逃禪之念。蓄之已久。將來少不得要歸此法門。只是弟子尚有二願。未酬難于擺脫。如今年紀尚幼。且待回空畢了。二事安享數年。到那時然後來學頂做。依未為晚也。和尚道。請問居士有那二願。莫非是要策名。天



府下酬所學立功異域上報朝廷麼未央生搖頭道弟子所願不是這二事和尚道既不是這二事但所願者畢竟是何事未央生道弟子所願者乃是自己力量做<sup>イッタイ</sup>得來不是妄想的事不瞞師父說弟子讀書的<sup>ハ</sup>記性<sup>ノ</sup>聞<sup>ク</sup>道的悟性行文的筆性都是最上一流當今的名士不過是勉強記誦<sup>ト</sup>秘東換西<sup>ト</sup>做幾篇窓稿<sup>ヲ</sup>刻一部詩文就<sup>シ</sup>要樹幟詞壇縱橫一世了據弟子看來都是<sup>ハ</sup>以假借<sup>ノ</sup>要做真名士畢竟要讀盡天下異書交盡天下奇士遊盡天下名山然後退藏一室著書立言傳于後世<sup>ニ</sup>車而掛名兩榜也替朝廷做些事業萬一文福不齊老子牖下

亦不失為千古之人故此弟子心上有<sup>ニ</sup>私語<sup>ニ</sup>二句道要做世間第十個才子和尚道這是第一句了那第二句呢未央生道待開口又復吞聲不好說出的意思和尚道第二句居士既然怕講待貧僧替說了罷未央生道弟子心上的事師父那裡說得出和尚道貧僧若說不着情願受罰只是說着了居士不要<sup>ハ</sup>假推<sup>ス</sup>不是未央生道師父若說得着不但是菩薩又是神仙了豈敢<sup>ハ</sup>道辭<sup>ス</sup>推託和尚不慌不忙道是要<sup>ハ</sup>要天下第一位佳人未央生聽了不覺目睜口呆定了半晌方纔<sup>ニ</sup>答道師父真異人也這兩句私語是弟子心上終日念的師父竟像聽



現的一般。一口就着了。和尚道。豈不聞人間私語天  
 聞若雷乎。未央生道。論起理來。情慾之言。本不該對師  
 父講。今師父既猜着弟子。不敢瞞師父說。弟子道心尚  
 淺。慾念方深。從古以來。佳人才子四個字。再分不開有  
 了才子。定談有佳人。作對有了佳人。定談有才子。成雙  
 今弟子的才華。且不必說。就是相貌也。不差。時常引鏡  
 自照。就是潘安衛玠。生在今時。弟子也不肯多讓。天既  
 生我為才子。豈不生一個女子。相配如今世上。若沒有  
 佳人則已。倘或有之。求佳耦者。非弟子而誰。故此弟子  
 年過二十。尚未定親。是不肯辜負才貌的意思。待弟子

回。太覓着佳人。成了配偶。生一子。以繼宗祧。那時長  
 願已酬。無復他想。不但自己回頭。亦將勸化室人。同登  
 彼岸。師父以為何如。和尚聽了。冷笑道。這等看來。居士  
 的念頭。一毫不差。只是生人造物的天公。有慾。不是若  
 把一副醜陋形骸。甘與居士。居士具一點不昧之靈。或  
 者能歸于正果。所以古來之人。常有癩疾癩症。手折足  
 蹠。因受天刑而成仙。仙人也就是這種道理。居士只因  
 賦形之時。天公忒驕縱了些。就如父母愛子一般。幼少  
 之時。惟恐損傷皮肉。惱壞性情。不忍打他一下。罵他一  
 句。兒子大來。只說皮肉性情。是天地生成的。父母養就



的。所以任意去為非作歹。犯下罪來。受官府之鞭笞。遭  
朝廷之刑戮。方恨父母驕縱太過。致有今日。這副細易  
皮肉。驕傲性情。不是好祥瑞也。居士因你的相貌。是第  
一個才子。就要去尋第一位佳人。無論佳人可得不可  
得。就使得了一位。只恐這位佳人額角上。不曾註寫第  
一的兩個字。若再見了強似他的。又要翻轉來。那好  
的。這一位佳人。若與居士一般。生性不肯輕易嫁人。要  
等第一個才子。居士還好娶來。作妾萬一有了良人居  
士。何以處之。若千方萬計。必要求遂所願。則種墮地  
獄之事。從此出矣。居士還是要墮地獄乎。上天堂乎。若

甘心墮地獄。只管去尋第一位佳人。若還要上天堂。請  
收拾了。忘念跟貪僧出家。未央生道師父說。天堂地獄  
四個字。未免有些落套。不似高僧之言。參禪的道理。不  
過是要自悟。本末使身子立在不生不滅之處。便是佛  
了。豈真有天堂。可上手。即使些有風流罪過。亦不過玷  
辱名教而已。豈真有地獄。可墮乎。和尚道為善者。上天  
堂。作惡者。墮地獄。果然是套話。只是你們讀書人。事  
俱可脫套。惟有修身立行之事。一毫也脫不得。無論天  
堂地獄。明不。不。即使沒有天堂。不可不以天堂為向  
善之階。即使沒有地獄。不可不以地獄為作惡之戒。你



既厭聞套話。我今不說。將來的陰報。只說現在的陽報。少不得又是套話。古語有云。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婦。這兩句。是極平常的套話。只是世上貪淫之人。不曾有一個脫得套去。淫人妻女。妻女亦為人取淫。若要脫套。除非不蒸淫。則已。若要蒸淫。少不得要被套話說着。居士還是。要脫套手。要入套手。若要入套。只管去尋第一位佳人。若要脫套。請收。拈了。妄念。跟貧僧出家。未。央。生道。師父。取言。講得極透徹。只是為愚蒙者說法。不得。不講。個盡情。使他聽得。毛骨竦然。總知警戒。若對我輩說。恐理亦未必如此。天公立法。雖嚴行法。亦未嘗不恕。蒸

淫必報者。雖多。蒸淫不報者。亦未嘗不少。若挨家逐戶。去訪緝。蒸淫。淫人妻女者。亦使其妻女償人。淫債。則天公亦甚。斐矣。總之。循環之道。報施天理。大概不爽。為不善者。不可不知造。就是勸化的大題目了。何必如此。挪柱。和尚道。照居士。這等說來。世上的蒸淫。亦有不報的。麼。只怕天公立法。並不曾使人漏網。或者居士忠厚。略有使人漏網處。據貧僧看來。淫人妻女。而不報者。古今並沒有一個。書史所載。俗口相傳者。盈千累萬。居士請試思之。淫人妻女。是得便宜的事。肯對人說。故知道的。多。妻女被淫。是失便宜的事。不肯對人說。故知道的少。



內中還有妻瞞其夫。夫瞞其妻。連自家也不知道。還說  
煮湯之報。必無此事。直到盪棺之後。方信古語不誣。到  
那時節。這句了悟的話。又對人說不出。了無論煮人的  
妻。女總以妻。女償人。湯債。只煮湯之念。一動。以時妻。女  
之心。不知不覺。也就有許多。忘念了。譬如自家的妻。女  
生得醜陋。夜間與他交媾。不十分起興。心上想着。日間  
所見的標致。女子把妻子。權當了他。自取其樂。焉知以  
時。妻子心上。不嫌丈夫醜陋。想着。日間所見的標致。男  
子把丈夫。權當了他。自取其樂。以此等事。人。有之。雖無  
預于冰霜之操。頗有傷于匪石之心。亦男子好湯之報。

也。舉心動念。尚且如此。何況身入其室。體歷其層。而鬼  
神不見。造物不嘆。使其妻子。為全節之婦乎。貧僧以此言  
却不是套話。居士以為然否。未央生道。極講得入理。只  
是還要請問師父。有妻。女者。湯了人的妻。女。還有妻。女  
相報。倘若無妻。女者。湯了人的妻。女。把甚麼。太還債。這  
天公的法度。也就行不去了。還有一說。一人之妻。女有  
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譬如自家。只有一兩個。妻。妾。一兩  
個。兒。女。却湯了。天下無限的婦人。即使妻。女。壞事。也就  
本。少。利。多了。天公將何以處之。和尚聽了。知他大塊頑  
石。推。移。不動的人。就對他道。居士談鋒甚利。貧僧就不



敢當只是這種道理。口說無憑。直待做出來。方見明白。居士請自待娶了佳人之後。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方得實際。貧僧觀居士有超凡入聖之具。登岸造極之資。實不忍捨。萬一到豁然大悟之後。還要來見貧僧商量。歸路貧僧從明日起。終朝拭目而待。說罷取出箋紙。提起筆來。寫五言四句的一首偈道。

請拋皮布袋。太坐肉蒲團。須及生時悔。

休嗟已蓋棺。

和尚寫完。遞與未央生道。粗笨頭陀。不識忌諱。偈語雖然太激。實出一片婆心。屈居士留之。以為後日之驗。說

完全起身來。竟像要送他的意思。未央生知道見絕。又重他是個高僧。不敢悻悻。而太只得低頭陪罪道。弟子賦性愚頑。不受教誨。望師父海涵。他日重來。尚祈救納。說罷。依舊拜了四拜。和尚也一般回禮。送他出門。分別而太。那和尚的出處。言之已盡。後面只說未央生迷戀女色之事。不復容叙。孤峰要知孤峯結果。到末回始見評曰。未央生是一本戲文的正生。孤峯乃末脚也。他人執筆。定將未央生說起。引孤峯作過客。以獨首叙孤峯。極其詳悉。使觀者疑孤峯後來或有溜行。誰料却又不然。直到打坐參禪。纔露出正意來。使



人捉摸不定。此從來小說之變體。乃作者闢盡窠臼處。即使他人用此。必至題旨錯亂。頭緒紛然。使觀者不辨誰賓誰主。以獨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題處。俱自了然。末後數語。又提清線。遠不復難為觀者真老手也。

第三回

道學翁錯配風流婿。端莊女情移輕薄郎。却說未央生。別了孤峯一路。唧唧農農的。埋怨道。好沒來頭。我二十多歲的人。一朵鮮花。纔開就要教人削髮修行。去尋苦吃。世上那有這樣不情的人。我今日見他。

不過因他是由名士出家。胸中必有別樣見解。要領略他禪机。好助我的文思。誰想竟受他許多怠慢。又做一首烏龜偈。贈我。教我怎當得起。我一個昂藏的丈夫。若做了官。還要治天下。管萬民。難道自家妻子。就管不下我。今遇着好婦人。偏不肯當面錯過。畧做幾樁風流罪。把自家閨門嚴謹。看有個男子來。討得債。太況且有婦人嫁我。這樣標致丈夫。就有別個男子。引誘他。只怕也看不上眼。那失節之事。料定是沒有的。他方纔那一首偈。論理就該扯碎了去。還他。只是後來相見。要塞他。毒口。沒有憑據。我且留在身邊。看他後來見了。悔過不。



悔過思量已定。就將偈語折好。截在衣帶中。回到家裡。分付幾個伴當。各路去傳論媒婆。要尋世間第一位佳人。他原是個懶閑之家。又兼才貌雙全。那一個男子不願得他為婿。那一個婦人不願得他為夫。自從傳論之後。日有幾個媒婆尋他。說親小戶人家。任憑他上門。去相若是大戶人家。要顧體面。或約在寺院中。或訂在荒郊外。兩下相逢。以有心救作無意。相得分明惹了。多少婦人。回去害相思。他却個個都看不上眼。有個媒婆對他道。這等者來。別的女子都不是你的對頭。只有鐵扉道人的小姐。名叫玉香。絕配得上。只是他父親吉

怪。定不肯使人相你。你又定要相這事。又是做不來的了。未央生道。他為何叫做鐵扉道人。你為何見得他。小姐標致。既然標致為何不肯使人相。媒婆道。這老者是有名的宿儒。做人孤介。家中有田有地。無求于人。生平沒有一個朋友。獨自一個在家讀書。隨你甚麼人。去敲門。他只是不開。有一個貴客慕他的名。走來訪他。敲了半日。門莫說不開。連答應也不答應。那貴客沒奈何。題詩一首。寫在門上。而去中間有兩句道。  
 但知高士蓬為戶。誰料先生鐵為扉。  
 他後來見了。詩句道。鐵扉兩字道得不差。他就把做別



號。叫<sub>レ</sub>做鐵扉道人生平沒有<sub>レ</sub>兒子止得<sub>レ</sub>一女生得如花  
 似<sub>レ</sub>玉無人可比。又且讀了<sub>レ</sub>一肚書都是<sub>レ</sub>父親所教。凡詩  
 詞歌賦皆做得出。他家的閨門嚴謹。又不走<sub>レ</sub>去燒香。又  
 不出<sub>レ</sub>來看會。長了<sub>レ</sub>一十六歲不曾<sub>レ</sub>出頭露面。至于<sub>レ</sub>三姑  
 六婆飛不進門。因<sub>レ</sub>昨日那老者立在<sub>レ</sub>門前見我走過。叫  
 住問道。你莫非是做<sub>レ</sub>媒的麼。我答道。正是。他就引我到  
 家中。指着<sub>レ</sub>女兒對我道。這是我<sub>レ</sub>的小姐。要<sub>レ</sub>招個像樣的  
 女婿。當<sub>レ</sub>兒子養老。你可<sub>レ</sub>留心替我訪擇。我就把<sub>レ</sub>相公說  
 上。他道。我也聞得他的才名。但不知<sub>レ</sub>德行何如。我又道。  
 相公少年老成。毫無<sub>レ</sub>破綻。只是一件。他要<sub>レ</sub>親眼相<sub>レ</sub>一相。

總肯<sub>レ</sub>下聘。他聽得<sub>レ</sub>這句話。就放下<sub>レ</sub>臉道。胡說。只有揚州  
 人家養的瘦馬。肯<sub>レ</sub>與人相。那有<sub>レ</sub>正經女兒。許<sub>レ</sub>男子見面  
 之理。我見<sub>レ</sub>他說了<sub>レ</sub>這話。不好再講。竟自<sub>レ</sub>出來。故此知道  
 這頭親事定<sub>レ</sub>做不成。未<sub>レ</sub>央生聞言。心中暗想。道我如今  
 上無<sub>レ</sub>父母。下無<sub>レ</sub>兄弟。明日娶了<sub>レ</sub>妻。心<sub>レ</sub>性那一個拘管。就  
 是自己<sub>レ</sub>行監坐守。難道沒有<sub>レ</sub>出門的時節。這老兒的古  
 板如此。我若<sub>レ</sub>贅在他家。不<sub>レ</sub>消我<sub>レ</sub>去提防他自家的兒女。  
 自然會<sub>レ</sub>照管。我就出門<sub>レ</sub>一世。也不妨<sub>レ</sub>事。只是不得<sub>レ</sub>相一  
 相。究竟不<sub>レ</sub>放心。媒人的口。那裡信得。就對<sub>レ</sub>他道。照你<sub>レ</sub>說  
 來。親事是極好的。畢竟求<sub>レ</sub>你設個<sub>レ</sub>法子。使我窺見<sub>レ</sub>些影



响。只要大段不差也。就罷了。媒婆道。這個斷不能。你  
 若不。只好。太求。籤問。數卜。之于神。該做。就。做。不該做。  
 就罷。未央生道也。說得是我有個朋友。請仙判事。極其  
 靈驗。待我請他來判斷過了。然後。回你的話。媒人答應  
 而太。次日未央生。齊戒沐浴。把請仙的朋友。延至家中。  
 焚香稽首。低聲祝道。弟子不為別事。止因鐵扉道人。  
 女名喚玉香。聞得他姿容絕世。要娶為妻。但屬耳聞。未  
 曾目擊。所以請問于大仙。果姿容絕世。弟子就與他聯  
 姻。稍不然。即行謝絕。伏望大仙明白指示。勿為模糊之  
 言。使弟子。參詳。不出。祝完。又拜四拜。起來。扶住仙。藥。聽

其揮寫。果然寫出一首詩道。

紅粉叢中第一人。不須疑鬼復疑神。

只愁艷冶將。漁。那正關頭好問津。

右其一

未央生見了這一首。心上思量道。這等看來。姿色是好  
 的了。只是後一句。明白說他。冶容。漁。難道這女子已  
 被人破了。瓜。太不成。詩後既有其一二字。畢竟還有一  
 首。且看後作何如。只見仙藥。停了一會。又寫出四句道。  
 婦女貞淫。挽不差。但須男子善齊家。  
 閉門不使青蠅入。何處飛來玉上瑕。



右其二

回道人題

未央生見了，回道人三字。知是呂純陽的別號。心上大喜道：此公子酒色二字，極是在行。他說好，畢竟是好的了。後面一首是冰我，心中之疑不通。要我提防的意思。我想這古板文人替我拘管，料然無事。後二句明說他鐵扉之中，無人鑽得進的意思。不必再疑惑了。就望空拜謝了。純陽叫人喚媒婆來，分付說仙詩判得甚好。如今不消去相，你竟太說親罷了。媒人甚喜，走到鐵扉道人，家把未央生求親的意思述了一遍。道人道：他起先要親眼相親，就是個重色不重德的人了。輕薄可知。

我要招個有品行的女婿，不要這等務外之人。那媒婆要趁媒錢，只得把巧話回覆道：他要相的意思，不是為色。只怕舉止輕挑，沒有福相。後來做不得夫人。如今訪得府上的閨訓甚嚴，小姐的閨德又備，故以心安意肯。特地央我來求親。道人見他說得近理，就許了親約。定吉日過門完姻。未央生雖聽了媒人的話，信了仙詩之言，只因不曾相得，到底狐疑。直到成親之夜，拜堂已畢，同入綉房，定睛細看，方纔歡喜。怎見得新人的好處，有新詞一首為証。

人窈窕，渾身滿面都堆俏。都堆俏，愁容可掬，顰眉難。



效。還愁不是新人，料腰肢九細如何抱。如何抱。柔如無骨，將又驚靠。

右調憶秦娥

怎見得新郎與新人。成親的樂處也。有新詞一首為証。  
星眸合處差，即盼枕上桃花歌。兩瓣多方欲閉，口脂香却被舌攻唇已綻。嬌啼歇處情何限。酥胸已透風流汗。睜開四目互相看，兩心熱似紅爐炭。

右調玉樓春

却說王杏小姐，姿容雖然無雙，風情未免不足。還有一二分不中丈夫的意。只因平日父訓既嚴，母儀又肅，耳不聞淫聲，目不睹邪色，所讀之書，不是烈女傳，就是女

孝經。所說的話，都與未央生心事相反。至于舉止不免

有乃父之風。丈夫替他取個混名，叫做女道學。對他說

一句調情的話，就滿面通紅，走了，開太未央生極喜日

間，幹事好有陰物，以助淫興。有幾次扯他脫褲，他就大

喊起來，却像強姦他的一般。只得罷了。夜間幹事，雖然

承當，都是無可奈何的光景。與見行房的套數，只好行

些中庸之道，不肯標新取異。要做隔山取火，就說犯了

背夫之嫌，要做倒澆蠟燭。又說倒了夫綱之體，要搭他

兩脚上肩也。費許多氣力，至于快活之時，不肯叫死，叫

活，助男子的軍威，就喚他心肝命肉，竟像啞婦一般。不



程當  
作趙

肯答應。未央生見他沒有一毫生動之趣，甚以為苦。我  
今只得用些淘養的工夫，變化他出來。明日就書畫舖  
中買一副絕巧的春宮冊子，是學士趙子昂的手筆，共  
有三十六幅。取唐詩上三十六宮，都是春的意思。拿回  
來，典玉香小姐一同翻閱，可見男女交媾這些套數。不  
是我創造出來，古之人先有行之者。現有程文墨卷在  
此，取來証驗。起初拿到之時，玉香不知裡面是甚麼，州  
接到手中，揭開細看，只見開卷兩頁，寫着漢宮遺照，四  
個大字。玉香想漢宮之中有許多賢妃淑媛，一定是些  
遺像，且看是怎生相貌。及至揭到第三頁，只見一個男

子，接着，一個婦人，精赤條條，在假山石上幹事，就不覺  
面紅發起性來，道：「這等不祥之物，是從那裡取來的？」玷  
污閨閣，快叫了鬚拿太燒了。未央生一把扯住，道：「這  
是一件古董，價值百金。我問朋友借來看的，你若賠得百  
金，起只管拿太燒。若賠不起，只好放在這邊，待我把一  
兩日，拿太還他。」玉香道：「這樣沒正經的東西，看他何  
用。未央生道：「若是沒正經的事，那画工不拿画他，那收  
藏的人也不肯出重價太買他。了六，因是開天闢地以  
來，第一件正經事，所以文人墨士拿來繪以丹青，裱以  
綾絹，賣于書画之肆，藏于翰墨之林，使後來的人知所



取法不然陰陽交感之理漸淪沒將來必致夫棄其妻背其夫生之道盡絕直弄到人無焦類而後止我今日借來不但自己翻閱也要使娘子知道這種道理纔好受胎懷孕生男育女小致為道學令尊所悞使我夫妻後來沒有結果的意思娘子怎麼發起惱來玉香道我未信這件勾當是正經事若是正經事當初立法

的古人何不教人明白在日間對着人做為何在更深夜靜之時瞞了衆人就像做賊一般總行這件勾當即以此觀之可見不是正經事未央生笑道這等說未怪不得娘子都是你令尊不是把你關在家中沒有在

行的女伴對汝說風情所以孤陋寡聞不曉人事你想世上的夫妻那一對不在日裡去幹事那幹事不是明公平氣使人知道的若還夫妻日裡不行房這畫

之人怎麼曉得這些套數怎麼描寫得這樣入神使一下看就動興起來玉香道這等我家父母為甚麼不在日間做事未央生道請問娘子怎見得令尊令堂不在日間做事玉香道他們若做事我畢竟撞着為何生長一十六歲並不會撞着一次莫說眼睛不會看見就是耳朵也不會聽見未央生笑道好悞懂婦人這播事只是兒女看見不得聽見不得除了兒女其餘了髮使婢



那一個不看見。那一個不聽見。他們要做事，畢竟曉你不在面前，把門閉了，然後上場。若被你看見，就怕引動春心，思想男子，生出鬱病來。故此瞞着你做。玉香想了一會道：他們日裡也常關門睡覺，或者是幹此事，也不可知。只是羞人答答的，你看我，我看你，如何做得出來。未央生道：日裡行房，比夜間的快活，更加十倍。其間妙處正在我，看你，看我，總覺得動興。世間只有兩種夫妻，不可在日間幹事。除了兩種夫妻，斷不可不在日間幹事。玉香道：那兩種夫妻，未央生道：醜陋丈夫，標致妻子，一種也。子坎一種也。醜陋妻子，標致丈夫，又一種也。玉香道：為

何這兩種人。日間做不得事。未央生道：做這事全要你愛我，愛你精神血脈。彼此相交，方纔會快活。若是妻子生得肌膚雪白，又嬌又嫩，就像美玉琢成的一般。丈夫把衣脫了，摟在懷中。一面看，一面幹，自然興高十倍。那陽物不覺又堅又硬，又粗又大，只是女子看見，男人就像鬼怪一般。身上皮肉又黑，又粗，穿了衣服還不覺。此時脫了，醜態盡露，掩飾不來。况與雪白肌膚相映，八分醜陋，就覺有十二分。妻子看了，豈不憎嫌。心上一既然憎嫌，就要形于詞色。男子看見，不知不覺堅硬的也軟了。粗大的也細了。快活事，不曾做得，反討一場沒



趣不如在夜裡行房。還可以用我拙這是標致妻子。與醜陋丈夫幹事的樣子。那標致丈夫與醜陋妻子行房的情弊也與此一般。不消再講。若是我和你這樣夫妻白對白。紅對紅。嬌嫩對嬌嫩。若不在日間取樂。顯一顯肌膚。終日鑽在被窩裡面。暗中摸索。可不埋沒了一生。與醜陋夫妻何擇。娘子不信我。和你試一試。看比夜間的滋味何如玉香。到以處不覺有些醒悟。口裡雖然不肯心上却要順從。但覺兩腮微紅。驕容已露。未央生暗想。他有些意思來了。本要下手。只是以此女慾心初動。飢渴未深。若就與他做事。譬如饒漢見了飲食。信口直吞。不

知阻礙。究竟沒有美處。我且熬他一熬。然後同他上場。就扯一把太師交椅。自己坐了。扯他坐在懷中。揭開春宮冊子。一幅一幅指與他看。那副冊子與別的春意不同。每一幅上前半頁是春宮。後半頁是題跋。那題跋的話。前幾句是解釋畫上的情形。後幾句是贊畫工的好處。未央生教他存想裡面神情。將來總好摹倣。就逐句念與他聽道。

第一幅乃縱蝶尋芳之勢

跋云。女子坐太湖石上。兩足分開。男子以玉塵投入陰中。左掏右摸。以探花心。以此時男子婦人俱在入手。



之初未逢佳境故眉眼開張與尋常面目不甚相遠也。

第二幅乃教蜂釀蜜之勢

跋云女子仰臥錦褥之上。兩手着實。兩股懸空以迎玉塵使男子識花心。所在不致妄投。此時女子的神情近于飢渴男子的面目。似乎張惶使觀者代為着急。乃化工作惡處也。

第三幅乃迷鳥歸林之勢

跋云女子歛眠綉牀之上。雙足朝天。以兩手扳住男人。兩股住下。直搭似下。佳境已入。能恐復迷。兩下正

在用工之時精神勃。真有筆飛墨舞之妙也。

第四幅乃餓馬奔槽之勢

跋云女子正眠榻上。兩手纏抱男子。有如束縛之形。男子以肩取他雙足。玉塵盡入陰中。不得纖毫餘地。此時男子婦人俱在將去未去之時。眼半閉而尚睜。舌將吞而復吐。兩種面目。一樣神情。真化工之筆也。

第五幅乃雙龍鬪倦之勢

跋云婦人之頭。款于枕側。兩手貼伏。其軟如綿。男子之頭。又款于婦人頸側。渾身貼伏。亦軟如綿。乃已去之後。香魂欲去。好夢將來。動極近靜之狀。但婦人雙



足未下。尚在男子肩臂之間。猶有一線生動之意。不然竟像一對已斃之人。使觀者悟其妙境。有同棺共穴之思也。

玉香看到此處。不覺騷興大發。未央生又翻過一頁。正要指與他看。玉香就把冊子一推。立起身來。道甚麼好書。看得人不自在起來。你自己看。我要去睡了。未央生道。還有好光景在後面。一發看完了。同你去睡。玉香道。難道明朝沒有日子。定要今日看完。未央生知他急了。就攔住親嘴。往常親嘴。把舌頭送過去。他的牙門緊閉。不關若要他伸過來。一發不能勾了。做過一月。夫妻還

不知舌長舌短。以番絲靠朱唇。他的舌頭。不知不覺已度過兩重牙門。來了。未央生道。心肝我和你。不消上床。就把這太師椅當了假山石。照冊上的光景摹擬一番。何如。玉香假意惱道。這豈是人幹的事。未央生道。果然不是人幹的事。乃神仙幹的事。我和你權做一刻。神仙就伸手解他褲帶。玉香口雖不允。手却允了。搭在未央生肩上。任他把褲子脫下。只見褲襠之中。濕了。一大塊。乃看畫之時。淫水流出的原故。未央生把自家褲子也脫了。扯他坐在椅上。兩腳分開。將玉塵插入陰中。然後脫他上身的衣服。為甚麼。起先不脫衣服。直到脫褲



之後總解上衣要曉得未央生是個在行的人。若先脫他上面衣服他心上雖然着急外面還要怕羞畢竟有許多造作。故先把要害處提了其餘的地方自然不勞而定。這是行兵擒王搗穴的道理。玉香果然憑他把一身的衣服脫得精光。惟有脚上的褶褲不脫。這是何故。原來褶褲裡面就是足脚。婦人裹脚之時只顧下面齊整十指未免參差沒有十分好處。況且三寸金蓮畢竟要褶褲罩在上面。總覺有趣。不然就是一朵無葉之花。不耐看了。所以未央生得窺只除這件不脫替他脫完之後把自己的衣服也盡脫下然後大整旗鎗分開小

脚架在椅上挺起玉塵向陰中左掏右摸也。像第一幅春宮採覓花心的光景。掏摸了一會玉香就把兩手伸直抵往交椅把陰戶湊上來迎合玉塵。玉塵往左以左承之玉塵往右以右承之。忽然抵著一處覺得裡面似酸非酸似癢非癢使人當不得又使人離不得的光景。就對未央生道如今只是這樣罷了不要在掏右摸。壞了人未央生知道花心已得就依了他併力只攻一處由淺而深由寬而緊提了數百提。又見玉香的两手不覺來在身子後面扳住兩股向上直湊。與第六幅春宮的光景自然相合。未央生就把他雙足提起放在肩



上以兩手抱住纖腰盡根直抵。以時玉塵更覺粗大塞滿陰中。又提了數百提。只見他星眼將矇雲鬢欲墜。却像要睡的光景。未央生摸兩撲道：「心肝，我知道你要丟了。這椅難為人。到床上去完事罷。」玉香正在要緊頭上。恐怕走上床去。未免要取出玉塵來。把快活事打斷了。況且以時手酸脚軟。動彈不得。要走也走不上。床聞他說這一句。只是閉了雙眼。搖頭不應。未央生道：「心肝，你莫非走不動麼？」玉香把頭點一點。未央生道：「待我抱你上。」去就是。竟把他雙足架在手臂上。玉香雙手抱住。未央生口裡含了絳舌。未央生抱將起來。玉塵留在陰

中。並不抽出一邊行走。一邊抽送。做個走馬看花的勢。抱到床上。把玉香放倒。架起雙足。從頭幹起。再抽數百。抽玉香忽然叫道：「心肝，我要不好了。雙手緊一攪住。未央生口裡哼一。嘔。就像大病之人。要絕命的一般。未央生知道陰精已生。把玉塵頂住花心。用力一搽也。他似死。兩個抱住。睡了一刻。玉香醒轉來。道：「我方絕死了。去。你知道麼？」未央生道：「我怎麼不知道。這不叫做死。叫做丟。」玉香道：「怎麼叫做丟？」未央生道：「男有陽精。女有陰精。幹到快活盡頭處。那精就來了。將來未來之時。渾身皮肉連骨頭一齊酥麻起來。昏一沉一。竟像睡去。一



般。那精絕得洩。這就是丟了。那春宮第五幅。就是這個模樣。玉香道。照你說來。丟過之時。還會活。竟是不死的麼。未央生道。男子與婦人。幹一次。丟一次。還有陰有來得快的婦人。男子丟一次。他丟幾十次的。這叫做快活。那裡會死。玉香道。既是如此。從今後。我日一要丟夜一要丟。丟了。未央生大笑道。何如我勸你。不差麼。這副春宮冊子。可是件寶貝麼。玉香道。果然是件寶貝。若買來放在家裡。時常着。也好。只怕那朋友要來取去。未央生道。那是哄你的話。其實是我自己買的。玉香聽了。歡喜兩個說完。起來穿了衣服。再看春宮。看到興高之處。重

新又幹夫婦二人。從這一日起。分外相投。愈加恩愛。玉香自看春宮之後。道學變做風流。夜間行房。不行中庸之道。最喜標新取異。蠟燭也肯倒澆。隔山也容取火。幹事之時。騷聲助興的狂態。漸在行。未央生要助他。淫興。又到書舖中。買了許多風月之書。如綉榻野史。如意君傳。痴婆子傳之類。共有二十種。放在案頭。任他翻閱。把以前所讀之書。盡行束之高擱。夫婦二人。枕席之歡。就畫三百六十幅春宮也。還描寫不盡。真是琴瑟不足。喻其和。鐘鼓不能鳴其樂。未央生至此。可謂快暢之極矣。只是一件夫婦裡面。雖然和諧。翁婿之間。甚覺不



谷為甚麼原故。只因鐵扉道人是個古執君子喜質朴。  
 惡繁華。忌說風流愛講道學。自從未央生入贅之夜。見  
 他衣服華麗舉動輕浮。心上就覺些有懊惱。嘆一口氣。  
 道。以子華而不實。必非有成之器。吾女失所歸矣。只是  
 聘禮已收。朱陳已結。不可改移。只得將錯就錯。等他成  
 親。後以嚴父拘管。把他磨鍊出來。做個方正之士。所以  
 詞色之間。毫不假借。莫說言語舛錯。做事差池。定要訶  
 叱。他教訓他。就是行起坐卧。稍有不端正處。亦要聒絮  
 一番。未央生少年心性。父母早亡。不曾有人拘束。那裡  
 受得這般磨難。幾次要與他相抗。只怕妻子有所不安。

有妨琴瑟之樂。沒奈何。只得隱忍。忍到後來。忍不過了。  
 心上思量道。我當初不過慕他女兒。因他不肯遣嫁。定  
 要招人。我所以來就他。如何竟把太山勢來壓我。他  
 那樣一個腐儒。我不太變化他。他也罷了。他反要來變化  
 我。況且我這等一個風流才子。將來正要做些窈窕玉偷  
 香。膾炙人口的難道。靠他一人女兒。就勾我終身木  
 事不成。都像這等拘管起來。一步路也不許亂走。一句  
 話也不容多說。若還做出分外事來。倒不問我一個死  
 罪。我如今思量與他拗。又拗不得。忍又忍不過。只有  
 着。除非把女兒交託與他。只說要出門遊學。且往別處



走レ如今世上第一位佳人已被我娶着倘若遇見第  
二位縱不能レ娶他便做幾夜露水夫妻了レ了夙緣也  
是好的主意定了要先對玉香說過然後請問丈人又  
怕玉香貪戀枕席之歡不放我レ去若先受他レ一番阻撓  
就不好再對丈人說了只得瞞了玉香背後告丈人道  
小婿僻處山邑孤陋寡聞上少明師下無益友所以學  
問沒有長進之日如今要拜別岳父遊執四方使眼裏  
畧寬胸襟稍大但見有明師益友之處就在那邊下帷  
遇了場期就到省中應試或者博得一科兩榜也不枉  
岳父招贅一場不知肯容小婿レ去麼レ龜扉道人道你在

我家做了半年女婿只有這一句話總堪入耳你肯離  
家讀書是極好的事我為甚麼不肯未央生道岳父雖  
然見允レ只怕令愛怪小婿寡情新婚未幾就要遠出如  
今照小婿的意思只說出自岳父之心非干小婿之事  
方纔沒有牽帶可以率意レ行レ道人道極說得是商量  
定了道人當看女兒勸未央生出門遊學未央生假意  
不肯道人正顏厲色苦說一番未央生方纔依命玉香  
正有得趣之時忽然聽得丈夫要去就像小孩子要斷  
乳一般那裡苦的得過連出門以後的欠賬都要預支  
了レ未央生也曉得長途寂寞一時未必有婦人到手



着力奉承，就像辦酒席的一般。雖然是為客而設，也落得自家奉陪。一連幾夜的綢繆，真是別人替他說不出。只好夫妻自家知道而已。到臨行之時，未央生別了丈人妻子，帶了家僮隨身而去。然後未央生奇遇尚多，靜聽下回分解。

評曰：說道理勸人，使聽者毛髮俱竦，說情慾動人，又令觀者神魂俱蕩。不知者以首鼠兩端為作者病，殊不知委曲動人處，正是刻意勸人處。但思玉香未着春宮以前，是何等正氣。既觀題跋以後，是何等淫慾。貞淫貴賤，判于頃刻之間。皆男子導淫之

過也。為丈夫者可不慎哉。

第四回

宿荒郊客心悲寂莫，消長夜賊口說風情。

未央生別了丈人妻子出門遊學，信足所至，沒有一定方向。只要有標致婦人的所在，就是他安身立命之鄉。每過一府一縣，定要住幾年。他是個少年名士，平日極考得起，又喜結社。刻的文字最多，千里內外，凡是讀書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所以到一處，就有一處朋友。拉他入社，他把作文會友當了末着。只有尋訪佳人是他第一件要緊。每日清晨起來，不論大街小巷，定去



巡歷一遍所見的都是尋常女子。再不見有<sub>アキコ</sub>天姿國色。一日在荒郊旅店之中。兩個伴當一齊生起病來。動身不得。要出門走<sub>アルク</sub>。沒個<sub>モト</sub>跟隨的人。怕婦人家見了。不像體面。獨自一個坐在下處。甚覺無聊。忽見隔壁房裡有<sub>レ</sub>個同下的客人。走過來道。相公獨坐未免寂寞。小人有一壺酒在那邊。若不棄嫌。請過去同飲一杯。何如。未央生道。萍水相逢。怎好奉擾。那人道。我聞得讀書人是極喜<sub>ハハク</sub>脫略的。相公為何這等拘執。小人雖是下賤之人。極喜<sub>ハハク</sub>結朋友。只是相公前程遠大。不敢高扳。如今同在旅店中。也是難逢難遇。就屈坐一坐。可<sub>レ</sub>妨。未央生正在悶極

之中。巴不得扯人講話。就應允了。且不過去。他把未央生送在<sub>ニ</sub>上面坐了。自己坐在<sub>ニ</sub>旁邊。未央生再三不肯扯他對坐。那人就問姓名。未央生把自己的別號說了也。問他是何尊號。那人道。小人是個俗子。沒有別號。只有個混名。叫做賽崑崙。未央生道。這個尊稱來得異樣。為何取這三個字。那人道。若說起來。只怕相公害怕。不屑與小人對飲了。未央生道。小弟也是豪俠之人。隨你神<sub>レ</sub>仙鬼怪。立在<sub>ニ</sub>面前。也不怕的。至于貴賤賢愚。一發不論。只要意氣相投。有甚麼。不屑賽崑崙道。這等就<sub>レ</sub>不妨直說了。小人平日是個做賊能飛牆走壁。隨你幾千丈的



巡歷一遍所見的都是尋常女子。再不見有姿國色。一日在荒郊旅店之中。兩個伴當一齊生起病來。動身不得。要出門走。沒個跟隨的人。怕婦人家見了。不像體面。獨自一個坐在下處。甚覺無聊。忽見隔壁房裡有一個同下的客人。走過來道。相公獨坐未免寂寞。小人有一壺酒在那邊。若不棄嫌。請過去同飲一杯。何如。未央生道。萍水相逢。怎好奉擾。那人道。我聞得讀書人是極喜脫略的。相公為何這等拘執。小人雖是下賤之人。極喜結朋友。只是相公前程遠大。不敢高扳。如今同在旅店中。也是難逢難遇。就屈坐一坐。何妨。未央生正在悶極。

之中。巴不得扯人講話。就應允了。同他過去。他把未央生送在上面。坐了自己坐在旁邊。未央生再三不肯扯他對坐。那人就問姓名。未央生把自己的別號說了也。問他是何尊號。那人道。小人是個俗子。沒有別號。只有個混名。叫做賽崑崙。未央生道。這個尊稱。來得異樣。為何取這三個字。那人道。若說起來。只怕相公害怕。不屑與小人對飲了。未央生道。小第也是豪俠之人。隨你神仙鬼怪。立在面前。也不怕的。至于貴賤賢愚。一發不論。只要意氣相投。有甚麼不屑。賽崑崙道。這等就不妨直說了。小人平日是個做賊能飛牆走壁。隨你幾千丈的。



高樓幾百層的厚壁。我不消費些氣力，就直入他，卧榻之中，把東西席捲出來。不到第二日，也不使他知道。人說當初有個崑崙能飛入郭令公府中，盜取紅綃出來。他一生一世不過做得一次。我不知做了幾百次。故此把我叫做賽崑崙。未央生大驚道：你既然久做此事，又出了名，人曉得，難道不犯出事來？賽崑崙道：若犯出事來，就不為豪傑了。自古道：拿賊拿贓，拿不着我就對他說，他也不敢奈何我。遠近的人沒有一個不奉承我。我惟恐得罪了我，我要算計他。我生平有些義氣，有五不偷：遇凶不偷，遇吉不偷，相熟不偷，伶過不偷，不限防。

不偷。未央生道：這五種名目，來得有意思了。請逐件說。明賽崑崙道：人家有凶事，或是生病，或是居喪，或是有飛災奇禍，他正在急難之中，我若去偷他，如火上添油。他一發當不起了。我所以不偷人家有喜事，或是嫁娶，或是起蓋，或是生子壽誕，他正在吉慶頭上，我若去偷他，使他沒有好絲頭，將來做事就蹭蹬了。我所以不偷那下面不相識的人，我去偷他，這不為過。若是終日相見，拱手作揖的人，我去偷他，他總不疑我。我見了他，也覺得有些慚愧。我所以不偷那財主人家金銀甚多，我本下顧一次，不當打他的抽豐。何為之過？若偷過一遭。



得了ス甜頭ワタシ只管ヒトクダラ去サマ騷擾他サマ他就是個貪得無厭之人了這  
 樣事我也不做那提心吊胆的人家夜裏防賊口裡不  
 住的說賊他以不肖之心待我アホクシ就以不肖之心待他  
 偷他一遭使他知道我的見識不容易防的若是寬胸  
 大度之家知道錢財是身外之物不以為意或是大門  
 忘了不閉或是房門設而不關我若去偷他就是個欺  
 軟怕硬的人了。我豈肯做他這就叫做五不偷遠近之  
 人見我有這些好處所以明知我是賊不以賊待我反  
 與我相處不以為辱如今相公若還不棄就在這裡拜  
 個弟兄以後有用着小人處ヒクセ只管力辦ヒクセ就是死也肯替

的未央生聽他說的話不覺心上嘆直道不意盜賊之  
 中竟有這般豪傑我若同他相與別處還用不着倘若  
 遇了佳人如紅綃紅拂之類在高門大宅之中或消息  
 不能相通或身子不能出入我就托他當了崑崙何等  
 不妙思量到此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後來聽說要同他  
 結拜心上就有些躊躇口裡雖應道極好心內不十分  
 踴躍ウツク崑崙知道他意思就開口道相公口裡決了心  
 上還未決莫非怕有連累麼無論小人本事高強做賊  
 斷然不犯就是犯了出來死便自家死決不扳扯無辜  
 之人相公不消多慮未央生見他泰破ヒクセ機關又解了疑



慮滿口應承。兩人各出分資，辦了三牲祭禮，寫出年歲月日，就在店中歛血為盟誓，同生死。賽崑崙年長，未央生年幼，叙了兄弟之稱。又同享祭物，吃到半夜，要分別。未央生道：「兩處睡了，大家都寂寞，不如同在小弟牀上，抵足談心，消此長夜，何如？」賽崑崙道：「也說得是。」兩人就脫了衣服，同牀而睡。未央生纔爬上床，不覺就露出慣相來，口中說道：「怎麼這樣好所在，沒有看得上的人。」賽崑崙聽了，問道：「賢弟為何說這兩句？」莫非不曾娶弟婦，要各處求親麼？」未央生道：「弟婦是娶過了，只是個男子，怎麼靠得一個婦人，相是到老，畢竟在妻子之外，還要別尋幾個相伴，纔好。」不曉得長兄說小弟的心性，是極喜風流的。此番出來，名為遊學，實是為訪女色。走過了許多州縣，看見的婦人，不是塗脂抹粉，掩飾他素黑的肌膚，就是戴翠頂珠，遮蔽他焦黃的頭上。那裡有一個婦人，不消打扮，自然標致的。所以小弟看厭了，不覺說這兩句。賽崑崙道：「賢弟羞了，天下好婦人，決不使人見面，那見面的，決不是好婦人。莫說良家子女，就是娼妓裡面，除非是極醜極陋，沒人愛的，方肯出來倚門賣笑，略有幾分教價，就坐在家中，等人來訪。他方肯出來，何況好人家兒女肯立在門前，使人觀看？你若要

出來，何況好人家兒女肯立在門前，使人觀看？你若要



曉得好婦人。只除非來問我。未央生聽了。就昂起頭來。道：「這又奇了。長兄又不在。風月場中。着脚為何曉得這椿事。」賽豈崙道：「我雖不在。風月場中。着脚那風月的事。只有我眼睛看得分明。耳朵聽得分明。我且問你：天下標致的女子。還是富貴人家多。貧賤人家多。」未央生道：「自然是富貴人家多。」賽豈崙道：「這等富貴人家標致的女子。還是臉上搽了脂粉。身上穿了衣服。總看得仔細。還是洗了脂粉。脫了衣服。總看得仔細。」未央生道：「自然是洗脫了。總見本色。」賽豈崙道：「這等就明白了。我們做賊的人。那貧賤人家。自然不本本走動的。畢竟是珠

翠成行的本處。自然看見得多了。本本之時。又是更深漏靜之時。他或是脫了衣服。坐在月明之下。或是開了帳幕。睡在燈影之中。我怕他。不曾睡着。不敢收拾東西。就躲存暗處。把雙眼釘在他身上。看他响不响。動不動。直待他睡着了。方纔動手。所以看得仔細。不但面貌肌膚。一毫沒有躲閃。就是那牝戶之高低。陰毛之多寡。也看得明白。這數百里內外的人家。那個婦人。生得好。那個婦人。生得不好。都在我肚裡。你若要做這椿事。只消來問我。未央生起先還在被窩中側耳而聽。及至說到這處。不覺露出胸膈。坐起來道：「有理。本人家女。隨你甚



麼人不得見。就見也不分明。惟有你們相得到。還有一說。你看了一標致的婦人。又見了豐滿的陰戶。萬一動起。興來。都怎麼處。賽崑崙道起先少年的時節。見這光景。也熬不住。常在暗地對着婦人打手鏡。只當共他幹事。一般。後來見得多了。也就不以為意。看着陰戶。就像尋常動用的家伙。并不動情。只是見他與丈夫幹起事來。口裡哼、嘖、陰中即作。未免又有些動興起來。未央生見他說到至妙處。就撥轉身子。睡到一頭去。聽賽崑崙道你若不嫌褻瀆。待我說一兩椿為你聽。未央生肯聽否。未央生道妙極。若得如此。真是與君一夕話。

讀十年書。快講。來。賽崑崙道我生本看見的事甚多。不知從那裡說起。如今隨你問一件。我就說一件罷了。未央生道請問婦人是喜幹的多。不喜幹的多。賽崑崙道自然是喜幹的多。大約一百個婦人。只有一兩個不喜幹。其餘都是喜幹的。只是這喜幹的裡面。有兩種。有心上喜幹。口裡就說要幹的。有心上喜幹。故意粧做不。要幹。待丈夫強他上場。然後露出本相來。這兩種婦人。倒是前面一種好。打發我起先躲在暗處。見他催丈夫幹事。我想是個極淫之婦。通宵不倦的了。誰想抽不上幾下。就丟一丟之後。精神倦怠。只想睡覺。隨丈夫幹也。



罷不幹也罷。惟有心上要幹。假說不要幹的婦人。極難相處。我曾忒偷一家。見丈夫扯妻子幹事。妻子不肯。丈夫爬土身。忒反推下來。丈夫只說是不。要幹。竟呼的。睡了。那個婦人故意把身子翻來覆去。要碍他醒來。見碍他不醒。又把手忒搖他。誰想丈夫睡到好處。再不得醒。他就高聲喊起來。道：房裡有賊。若把別個做賊的。就被他嚇走了。我知道他不是。喊賊是要驚醒丈夫。好起來幹事。果然不出所料。只見本夫嚇醒之後。他又把巧話支吾道：方纔是猫提老鼠。跳一下响。我慢聽了。只說是賊。其實不相干。就把丈夫緊樓住。將牝戶在陽物

邊挨擦。丈夫總動起興。上身忒幹。初時抽送。還勉強熬住。不露駭。抽到幾百抽上。漸一哼哈起來。下面的淫水流个不住。幹到半夜。丈夫丟了他的騷興。正發又不好。叫丈夫再幹。只得粧做嘆氣。却像有病的。光景叫丈夫揉肩摸肚。不容他睡。丈夫睡不着。只得又爬上身。從頭幹起。直幹到雞鳴。方纔歇息。累我守了一夜。正要收拾東西。天又明了。只得潛身而出。所以曉得這種婦人。極難相處。未央生道：請問婦人幹事的時節。還是會浪的多。不會浪的多。賽崑崙道：自然是會浪的多。大約十個婦人。只有一兩個不會浪。其餘都是會浪的。只



是婦人口裡有三種浪法。惟有我們聽得清楚。那幹事的男子。反不知道。未央生問那三種。賽崑崙道。初幹的時節。不曾快活。心上不要浪。外面假浪起來。好等丈夫動興。這種聲氣。原聽得出。大約口裡叫出來的字。清楚。此是一種浪法。幹到快活的時節。心上也浪。口裡也浪。連五官四肢。都浪起來。這種聲氣也聽得出。叫出來字。糊塗。上氣不接下氣。又是一種浪法。幹到快活盡頭。處精神倦了。手脚軟了。要浪。不出。這種聲氣。在喉嚨裡面。就有些聽不出了。我曾偷一家。見他夫妻幹事。起先亂顛亂聳。响聲如雷。幹到後面。那婦人不响不動。

宛如被男子入死了一般。我走到近處。本聽只見喉嚨裡面。呀。呀。似說話。非說話。似嘆氣。非嘆氣。我聽了這光景。知道他快活極了。不覺淫興大動。渾身酸麻。又不曾打午銃。自己的精。竟流出來。所以曉得婦人又再有這一種浪法。未央生聽到此處。也就渾身酸澀。不覺的陽精竟流了一席。還要問他別的不想。天已大明。兩個起來。梳洗畢。依舊對坐。說些妙話。兩個綢繆幾日。交情愈密。未央生就對他道。小第生子。以女色為性命。如今得遇長兄。可謂三生有幸了。若不以心事相托。豈不當面錯過。要末長兄。把見過的婦人。揀第一個標致的。



生个才子。使小弟經一經眼。若果然是絕色。不瞞長兄。說小弟的賤造。是有紅鸞照命的。生平一見了婦人。我不去尋他。自然來尋我到。那時求長兄。顯个神通。成其好事。何如。賽崑崙搖頭道。這個使不得。我生平有偷過。不偷之戒。偷過了他財物。尚不忍再偷。何況于有關係的婦人。只好從今以後。留心替你尋訪。走到人家。見有標致婦人。就不偷他財物。竟走回來。共你商量。做成好事。這還使得。未央生道。小弟有眼不識義士。方總的話。唐突多了。只是一件。既蒙金諾。要替小弟留心。若果見了絕色婦人。千萬不可偷他財物。忘了今日之言。

若做得事成。小弟後來自然圖報。賽崑崙道。這等看來。你果然有眼不識義士。我若是想你圖報的人。又不如拿那現在的穩了。就是你日後做官。許我打幾次抽豐。那打抽豐的銀子。也看得見。不如我做一次賊。這樣的報。也可以不圖我。如今許你一个標致婦人。少不得明日還你。一个標致婦人。你如今既遇了我。不消到別處去。且在這邊賃幾間房子讀書。也不要靠我一个。你若看見有好的。就自己去做事。我若看見有好的。走來報你。兩路搜尋。自然遇着。決不至落空。未央生大喜。就央人去尋。高處臨別之時。又扯住他。拜了四拜。方纔分別。



畢竟未央生的奇遇如何。下面便見。

評曰：賽崑崙的人品，高于未央生十倍。不是未央生  
結交匪類，還是賽崑崙結交匪類耳。

第五回

選手姿麗造名花冊。

狗情面寬收雪鬢娘。

未央生自與賽崑崙別後，搬在一個廟中作寓。這廟是  
送子張仙的行宮。裡面房間甚少，住常是不寓客的。只  
因未央生不惜重價，別處一兩一月，他情願出二兩道  
士貪圖微利，所以租與他住也。為甚麼肯出重價，只因  
本廟的張仙極其靈驗，遠近婦人來求子者極多。未央

生要在此處做個選場，所以謀在這邊作寓。自進寓之  
後，每日定有幾班婦女進來燒香。那燒香的婦女，又與  
別處燒香的不同。十個之中，定有一兩個將就看得這  
是甚麼緣故。原來各處寺院有燒香的婦人，大抵老年  
中年的多，少年的少。所以沒一個看得上眼。此處燒香  
的婦人，都是為求嗣而來。老年的經水已絕，必無生理。  
中年的經水將絕，子與以闌，所以進來求嗣，都是少年  
女子。不過有一二個老成的陪來。但凡女子十四歲至  
二十歲，這五六年中間，無論好歹，面上都有些桃花色  
艷，隱動人。所以十個之中，定有一兩個看得未央生



每日早起打扮得齊整。在神座前走來走來望見  
 有婦人來就躲。在張仙背後聽道士替他通誠。又看他  
 拈香禮拜把面龐態度看得無遺。然後攻其不備從裡  
 面闖出來。那婦人見他姿容絕世都吃了一驚。疑是自己  
 至誠把泥塑的張仙拜活了。下來送子與我。直待他走  
 下塔前。搖擺一會方纔曉得是人。至曉得是人。那條靈  
 魂已被活張仙勾去了。弄得那些女子心花意亂。眼角  
 傳情都戀。不忍回去。也有故意揮汗巾為表記的。  
 自此以後未央生舉止分外輕佻。精神愈加放蕩。竟說  
 世間標致女人。談是我受用的。自起先入廟之時就釘

車疎而情甚熾者

批 以婦幽情勃動。逸興遄飛。腰肢比少婦。雖實  
 眉黛與新人競。曲腮紅不減桃花。肌瑩如同玉潤。  
 最消竟者雙星不動。而眼波自流。閃爍幾同岩下  
 電。寸步未移。而身容忽轉。輕飄酷似嶺頭雲。即與  
 二美鼎足。奚多讓焉。

寫完。每一個名字上圈了。三圈。依舊藏在夾袋中。從這  
 一日起。那張仙殿上。太也得。不也得。進來的婦人看  
 也可不看也。可只把這三個佳人時刻放在心上。終日  
 帶了這本冊子。沿街去撞。再不見一毫踪影。心上想道。



賽崑崙見識最高。路數又熟。為甚麼不問他。只是一件。他原許替我尋一個。這幾日不見。想是太尋了我。若對他說。他只道我有中意的。倒把担子丟開了。況且沒名沒姓。教他那裡去查。我且放在肚裡。再等幾日。他或者尋一個來報我。也不可。知別的東西。怕多標致婦人。也不怕多了。自此以後。每日起來。不是出門。閒撞。就是在家死等。一日在街上。忽遇着賽崑崙。就扯住問道。大哥向日所許的事。為何不見。回音莫非忘記了。賽崑崙道。時刻在心。怎麼會忘記。只是平常的多。絕色者少。近日總尋着。正要來報你。不想恰好撞着。未央生聽了。滿

道。相公快起來。看標致女子。未央生連忙爬下床來。戴新巾穿麗服。又要照鏡子。未免耽擱了。一會及至走到外面。只見兩位少年女子。一個穿銀紅。一個穿藕色。陪伴來的是個年老佳人。都燒了香。要出去了。未央生隨着許多路。把那两个少年女子一看。真是巫山神女。洛浦仙姬。以往常所見的大不相同。一時不覺風顛起來。見他要走。還不曾出門。就如飛趕去。跪在門檻外。不住的磕頭。把两个家僮典香火道士。皆嚇得口呆。只怕婦人要發作。誰想未央生外面雖是風顛。心上却有主意。料那三个婦人。若是肯走這條路的。知道我見他標



致愛他不過所以跪拜他料他必不發作若還是正氣的發作起來我只推是外面走來的人要拜張仙求嗣見有女眷在內混雜不雅所以不敢進去跪在門外頭他難道曉得我寓在廟中不成把這個計較放在胸中立于不敗之地所以總敢如此果然那三个婦人不知就裡只說他是求嗣的都縮轉身去立在旁邊直等他拜完方纔舉步拜的時節那两个少年女子雖然一般顧盼只是那種意思還在有意無意之間不覺得十分出像獨不那个半老佳人對着未央生十分做作自己掩口不住的笑臨行之際還把未央生瞧了幾眼方

纔出去未央生痴呆半晌不能出聲將去一二里纔問香火道士道方纔這三个是那家的女子道士見他輕攀妄動幾乎惹出事來埋怨不了那裡肯對他說未央生要跟着轎子去踪跡他又知道去遠了追趕不上只得回到房中悶的坐心上想道這等可恨的事那些不中意的个个都曉得姓名住處偏是這兩個極中意的一个也不知下落可惜一對絕世佳人當面錯過就取出那本冊子要添這兩個上去竟無名字可寫只得先記一筆在前道

某月某日遇國色一名不知姓氏姑就所衣之色



隨意命名。彷彿年齒性情。閑列于左。以便物色。  
銀紅女子一名。年可十七八。察其情意。他于歸未決。  
而慾竇未開者。

批 此婦態如雲行。姿同玉立。朱唇綻處。嬌同解  
語之花。纖步移時。輕若能飛之燕。眉無憂而常感  
信。手西子。善顰眼不倦。而慵閑應是揚妃喜睡。更  
可愛者。贈人以心。而不贈人以物。將行無雜珮之  
遺。示我以意。而不示我以形。臨太少。秋波之轉。殆  
女中之隱士。而閨內之幽人。置之魏等。誰曰不宜。  
藕色佳人一名。年可二十許。察其神氣。似適人。雖久

而原陰未斷者。

批 此婦半神綽約。意致翩躚。眉無待画之痕。不  
煩京兆。面有難增之色。焉用何郎。肌肉介肥瘦之  
間。妙在瘦不可憎。面肥不可減。粧束居濃淡之際。  
妙在濃似乎淡。而淡似乎深。所可憐者。幽情鬱而  
未舒。似當閑不閑之蕙。蓄心事會而莫吐。殆未謝  
愁謝之芳菲。所當典前並壓群芳。同稱國色者也。  
俟面試後再定元魁。

批評已畢。心上又想道。那个半老佳人。也不減少年丰  
致。別的且不要說。只是那雙眼睛。或入一件。至寶了。他



起先丟上許多眼色。我只因注意那兩個不曾回得他  
 一眼。如今想來甚不過意。況且與標致婦人同行。不是  
 妯娌。定是親戚也。就要看標致的分上寬待他幾分。  
 他又肯幫情湊趣。引那兩個顧盼我。分明是人解人。我  
 若尋得他何愁那兩個不入彀中。我今也把他寫在冊  
 上加一個好批許。一來報他續繼之情。二來若尋着的  
 時節。就把這冊子送與他。看先把他奉承倒了。不愁他  
 不替我做。事就提起筆來。把國色二名的二字改作三  
 字。因他穿服是玄衣。再添寫一名道  
 玄色美人一名。年疑四九姿同二十八。觀其體態似

下。一木袖珍冊子。藏在夾袋之中。上面題四  
 個字。道廣  
 收春色。凡是燒香女子。有幾分姿色。就登記入冊。如婦  
 人某人年歲若干。良人某。住居某處。都細細寫下名  
 字。旁又用硃筆加圈。以定高下。特等三圈。上等二圈。中  
 等一圈。每一名後面。又做四六批語。形容他的好處。那  
 未央生怎麼曉得許多。婦人并丈夫姓名住處。只因凡  
 婦人入廟燒香。定有個香火道士。立在旁邊。替他通誠  
 就問他姓甚。名甚。年紀多少。係那一位信士之妻。  
 住在何坊何里。那婦人就不說定有個家人使婢。替他  
 答應。未央生以此時就記在腹中。待他太後取出冊子。登

下。一木袖珍冊子。藏在夾袋之中。上面題四  
 個字。道廣  
 收春色。凡是燒香女子。有幾分姿色。就登記入冊。如婦  
 人某人年歲若干。良人某。住居某處。都細細寫下名  
 字。旁又用硃筆加圈。以定高下。特等三圈。上等二圈。中  
 等一圈。每一名後面。又做四六批語。形容他的好處。那  
 未央生怎麼曉得許多。婦人并丈夫姓名住處。只因凡  
 婦人入廟燒香。定有個香火道士。立在旁邊。替他通誠  
 就問他姓甚。名甚。年紀多少。係那一位信士之妻。  
 住在何坊何里。那婦人就不說定有個家人使婢。替他  
 答應。未央生以此時就記在腹中。待他太後取出冊子。登



記上太不上數日把一方的女色收羅殆盡雖然錄了許多婦女都是一等中等的要那三圈頭竟沒有一個心上想道我生平的志向原要娶世間第一位佳人起先在家裡娶着的只說是第一位了如今看起來與他一樣的儘多可見還算不得第一位我想天下的女色豈有有了榜眼探花而無狀元之理畢竟有第一位的在那邊我還不曾遇着如今看來看太這些婦女只好存在這邊做備卷若還終久遇不着亦可拿來塞責我且姑待幾日看以後進來的何如于是取法加嚴不肯少恕一日精神怠倦正在房裡睡覺忽見家僮跑進來

臉堆下笑來道既然如此請到敝寓去講兩人携手而行一同入寓把家僮打發出去兩個關了房門商量好事不知是那一家婦人造化遇着這會幹的男子又不知是那一家丈夫晦氣惹着這作孽的丈夫看官不用猜疑自有下回分解

肉蒲團卷之一終







